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史卷七十六至
八

詳校官內閣侍讀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蒼苔要卷四千八百八十七

史部

北史卷七十六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六十四

段文振

來護兒

樊子蓋

周羅暉

周法尚

劉權

衛玄

李景

薛世雄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也祖壽魏滄州刺史父威周洮河

甘渭四州刺史文振少有膂力膽智過人明達世務初為周冢宰宇文護親信護知其有器局幹用擢授中外府兵曹後從周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於晉州其亞將侯子欽崔景嵩為內應文振杖槊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登城文振隨景嵩至相貴所拔佩刀劫之相貴不敢動城遂下反攻并州陷東門而入齊安德王延宗懼而出降錄前後勲將拜柱國以讒毀獲譴因授上儀同賜爵襄國縣公進平鄴都又賜綺羅二千段後從滕王

追擊稽胡破之又以天官都上士從韋孝寬經略淮南
俄而尉遲迥作亂時文振老母妻子俱在鄴城迥遣人
誘之文振不顧隋文帝引為丞相掾司馬消難之奔陳
文帝令文振安集淮南還除衛尉少卿兼內史侍郎尋
以行軍長史從達奚震討平叛蠻加上開府遷鴻臚卿
衛王爽北征突厥以文振為長史坐勲簿不實免官後
為石河二州刺史甚有威惠遷蘭州總管改封龍崗縣
公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擊破之遂北至居延塞開皇

九年大舉伐陳為元帥秦王司馬別領行軍總管及平江南授揚州總管司馬轉并州總管司馬以母憂去職後拜雲州總管遷太僕卿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破達頭可汗於沃野文振先與王世積有舊初文振北征世積遺以馳馬比還世積以罪誅文振坐與交關功遂不錄後平越雋叛蠻賜奴婢二百口仁壽初嘉州獠反文振以行軍總管討之引軍山谷間為賊所襲遂大敗文振復收散兵竟破之文振性素剛直無所降下

初軍次益州謁蜀王秀貌頗不恭秀甚銜之及此奏文
振師徒喪亂右僕射蘇威與文振有隙因譖之坐是除
名及秀廢黜文振上表自申帝慰諭之授大將軍拜靈
州總管煬帝即位徵為兵部尚書待遇甚重從征吐谷
渾文振督兵屯雪山連營三百餘里東接楊義臣西連
張壽合圍渾主於覆袁川以功進位右光祿大夫帝幸
江都以文振行江都郡事文振見文帝時容納突厥啓
人居于塞內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大業初恩澤彌厚

恐為國患乃上表請以時喻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
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乃萬世之長策時兵部侍郎
斛斯政專掌兵事文振知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屢言
於帝帝竝弗納及遼東之役授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
道在軍疾篤上表以為遼小醜未服嚴刑但夷狄多詐
深須防擬口陳降款心懷背叛詭伏多端勿得便受水
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則平壤孤
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剋如不時定脫遇秋

霖深為艱弊兵糧又竭強敵在前鞞鞞出後遲疑不決
非上策也卒於師帝省表悲歎久之贈光祿大夫尚書
右僕射北平公謚曰襄長子詮位武牙郎將次子綸少
以俠氣聞文振弟文操大業中為武賁郎將性甚剛嚴
帝令督祕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雅文操輒鞭撻之
前後或至千數時議者鄙之

來護兒字崇善本南陽新野人漢中郎將歛十八世孫
也曾祖成魏新野縣侯後歸梁徙居廣陵因家焉位終

六合令祖嶷步兵校尉秦郡太守長寧縣侯父法敏仕
陳終於海陵令護兒未識而孤養於世母吳氏吳氏提
攜鞠養甚有慈訓幼而卓犖初讀詩至擊鼓其鏜踴躍
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因捨書歎曰大丈夫在世當
如是會為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專事筆硯也羣
輩驚其言而壯其志及長雄略秀出志氣英遠涉獵書
史不為章句學始侯景之亂護兒世父為鄉人陶武子
所害吳氏每流涕為護兒言之武子宗數百家厚自封

植護兒每思復怨因其有婚禮乃結客數人直入其家引武子斬之賓客皆懾不敢動乃以其頭祭伯父墓因潛伏歲餘會周師定淮南乃歸鄉里所住白土村地居疆場數見軍旅護兒常慨然有立功名之志及開皇初宇文忻賀若弼等鎮廣陵竝深相禮重除大都督領本鄉兵破陳將曾永以功授儀同三司平陳之役護兒有功焉進位上開府賞物一千段十一年高智慧據江南反以子總管統兵隨楊素討之賊據浙江岸為營周三

百餘里船艦被江鼓譟而進護兒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且嚴陣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竒兵數千潛度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以為然護兒乃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烟焰張天賊顧火而懼素因是動一鼓破之智慧將逃於海護兒追至閩中餘黨皆平進位大將軍除泉州刺史封襄陽縣公食邑百千戶賜物二千段奴婢百人護兒詔懷初附威惠兼

舉璽書勞問前後相屬時智慧餘黨盛道延阻兵為亂
護兒又討平之遷建州總管又與浦山公李寬討平黠
歛逆黨汪文進進位柱國封永寧郡公文帝嘉其功使
畫工圖其像以進十八年詔追入朝賜以宮女寶刀駿
馬錦綵等物仍留長子楷為千牛備身使護兒還職仁
壽初遷瀛州刺史以善政聞頻見勞勉煬帝嗣位被追
入朝百姓攀戀累日不能出境詣闕上書致請者前後
數百人帝謂曰昔國步未康卿為名將今天下無事又

為良二千石可謂兼美矣仍除右驍衛大將軍尋遷左
又改上柱國為光祿大夫徙右翊衛大將軍進封榮國
公恩禮隆密朝臣無比大業六年車駕幸江都謂護兒
曰衣錦晝遊古人所重卿今是也乃賜物二千段并牛
酒令謁先人墓宴鄉里父老仍令三品已上竝集其宅
酣飲盡日朝野榮之遼東之役以護兒為平壤道行軍
總管兼檢校東萊郡太守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涇水去
平壤六十里高麗主高元掃境內兵以拒之列陣數十

里諸將咸懼護兒笑謂副將周法尚及軍吏曰吾本謂其堅城清野以待王師今來送死當殄之而朝食高元弟建驍勇絕倫率敢死數百人來致師護兒命武賁郎將費青奴及第六子左千牛整馳斬其首及縱兵追奔直至城下俘斬不可勝計因破其郭營於城外以待諸軍高麗晝閉城門不敢出會宇文述等衆軍皆敗乃旋軍以功賜物五千段以第五子弘為杜城府鷹揚郎將以先封襄陽公賜其子整明年又出滄海道師次東萊

會楊玄感反進攻洛陽護兒聞之召裨將周法尚等議旋軍討逆法尚等咸以無敕不宜擅還再三固執不從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專擅在吾當不關諸人也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即日迴車令子弘及整馳驛奏聞帝見弘等甚悅曰汝父擅赴國難乃誠臣也授弘通議大夫整公路府鷹揚郎將乃降璽書於護兒曰公旋師之時是朕敕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臬此元惡期在不遙

勒名太常非公而誰也於是護兒與宇文述破玄感於
閩鄉斬平之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賜物五千段黃金千
兩奴婢百人贈父法敏東陽郡太守永寧縣公十一年
又率師渡海破高麗奢卑等二城高麗舉國來戰護兒
大破之將趣平壤高元震懼使執叛臣斛斯政詣遼東
城下請降帝許之詔護兒旋軍護兒集衆軍謂曰三度
出兵未能平賊此還也不可重來今高麗困敝野無青
草以我衆戰不日剋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偽主

獻捷而歸也於是拜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
爭之以為不可護兒曰賊勢破矣吾在閩外事合專決
寧征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
曰若從元師違拒詔書必當奏聞諸將懼乃同勸還師
方始奉詔及帝於鴈門為突厥所圍將選精騎潰圍而
出護兒及樊子蓋竝固諫乃止十二年駕幸江都護兒
諫曰自皇家受命將四十年薄賦輕徭戶口滋殖陛下
以高麗逆命稍興軍旅百姓無知易為咨怨在外羣盜

往往聚結車駕遊幸深恐非宜伏願駐駕洛陽與時休息出師命將掃清羣醜上稟聖算指日剋除陛下今幸江都是臣衣錦之地臣荷恩深重不敢專為身謀帝聞之厲色而起數日不得見後怒解方被引入謂曰公意乃爾朕復何望護兒因不敢言尋代宇文述為左翊衛大將軍及宇文文化及構逆深忌之是日旦將朝見執護兒曰陛下今何在左右曰今被執矣護兒嘆曰吾備位大臣荷國重任不能肅清凶逆遂令王室至此抱恨泉

壤知復何言乃遇害護兒重然諾敦交契廉於財利不
事產業至於行軍用兵特多謀算每見兵法曰此亦豈
異人意也善撫士卒部分嚴明故咸得其死力子十二
人楷通議大夫弘金紫光祿大夫整左光祿大夫整尤
驍勇善撫御討擊羣盜所向皆捷諸賊歌曰長白山頭
百戰場十五五把長鎗不畏官軍千萬衆只怕榮公
第六郎至是竝遇禍子姪死者十人唯少子恒濟二人
免

樊子蓋字華宗廬江人也祖道則梁越州刺史父儒侯
景之亂奔齊位仁州刺史子蓋任齊位東海北陳二郡
太守員外散騎常侍封富陽侯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
司郢州刺史隋文帝受禪以儀同領鄉兵除樅陽太守
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改封上蔡縣伯歷辰嵩齊三
州刺史轉循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十八年入朝奏嶺
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令還任所遣光祿少
卿柳謩之餞於灞上煬帝即位轉涼州刺史改授銀青

光祿大夫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加金紫
光祿大夫五年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瘴
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及帝還謂曰人道公清定如此
不子蓋謝曰臣安敢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於是賜
之口味百餘斛加右光祿大夫子蓋曰願奉丹陛帝曰
公侍朕則一人而已委以四方則萬人之敵宜識此心
六年帝避暑隴川宮又云欲幸河西子蓋傾望鑾輿願
巡郡境帝知之下詔慰勉之是歲朝於江都宮帝謂曰

富貴不還故鄉真衣繡夜行耳因敕廬江郡設三千人
會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宴故老當時榮之還除戶
部尚書時處羅可汗及高昌王款塞復以子蓋檢校武
威太守應接二蕃遼東之役攝左武衛將軍出長岑道
後以宿衛不行加左光祿大夫其年帝還東都使子蓋
涿郡留守九年駕復幸遼東命子蓋東都留守屬楊玄
感作逆逼城子蓋遣河南贊務裴弘策逆擊之反為所
敗遂斬弘策以狗國子祭酒楊汪小不恭子蓋又將斬

之汪拜謝頓首流血久乃釋免於是三軍莫不戰慄將
吏無敢仰視玄感每盡銳攻城子蓋徐設備禦至輒摧
破會來護等救至玄感乃解去子蓋凡所誅殺萬人又
檢校河南內史車駕至高陽追詣行在所帝勞之以比
蕭何寇恂加光祿大夫封建安侯賜女樂五十人謂曰
朕遣越王留守東郡示以皇枝盤石社稷大事終以委
公特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勇夫重閉之義無
賴不軌者便誅鉏之凡可施行無勞形迹今為公別造

玉麟符以代銅獸又指越代二王曰今以二孫委公與
衛文昇耳宜選貞良宿德有方幅者教習之於是賜以
良田甲第十年駕還東都帝謂子蓋曰玄感之反神明
故以彰公赤心耳析珪進爵宜有令謨是日進爵為濟
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為立名無此郡國也後與蘇威字
文述陪宴積翠池帝親以金盃屬子蓋酒曰良算嘉謀
俟公後動即以此盃賜公用為永年之瑞十一年從駕
至鴈門為突厥所圍帝欲選精騎潰圍出子蓋及來護

諫因垂泣願暫停遼東之役以慰衆望聖躬親出慰撫厚為勲格人心自奮不足為憂帝從之後援兵至虜乃去納言蘇威追論勲格太重宜在斟酌子蓋執奏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蓋默然不敢對從駕還東都時絳郡賊敬槃陀柴保昌等阻兵數萬汾晉苦之詔子蓋進討時人物殷阜子蓋善惡無所分別汾水北村塢盡焚之百姓大駭相率為盜其歸首者無少長悉坑之擁數萬衆經年不能破賊詔徵還又將兵擊宜陽賊

以疾停卒于東京上悲傷者久之顧黃門侍郎裴矩曰
子蓋臨終何語矩曰子蓋病篤深恨鴈門之恥帝聞之
歎息令百官就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景會葬萬餘
人武威人吏聞其死莫不嗟痛立碑頌德子蓋無他權
略在軍持重未嘗負敗莅官明察下莫敢欺嚴酷少恩
果於殺戮臨終之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為之厲云

周羅暉字公布九江潯陽人也父法暉仕梁至南康內
史臨蒸縣侯羅暉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

聚亡命陰習兵書從祖景彥誠之曰吾世恭謹汝獨放
縱若不喪身必將滅吾族羅暉終不改仕陳為句容令
後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為流矢中左目
齊師之圍明徹於宿預也諸軍相顧莫有鬪心羅暉躍
馬突進莫不披靡太僕卿蕭摩訶副之斬首不可勝計
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彭城摩訶臨陣墮馬羅
暉進救之於重圍之內勇冠三軍明徹之敗羅暉全衆
而歸後以軍功除右軍將軍封始安縣伯總檢校揚州

中外諸軍事賜金銀三千兩盡散之將士分賞驍雄陳
宣帝深歎美之出為晉陵太守進爵為侯後除使持節
都督豫章十郡諸軍事豫章內史獄訟庭決不關吏手
人懷其惠立碑頌德至德中除持節都督南川諸軍事
江州司馬吳世興密奏羅暉甚得人心擁衆嶺表意在
難測陳主惑焉蕭摩訶魯廣達等保明之外有知者或
勸其反羅暉拒絕之還除太子左衛率信任愈重時參
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為後也都

官尚書孔範曰周羅睺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及隋伐陳羅睺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王俊及陳主被禽上江猶不下晉王廣遣陳主手書命之羅睺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士散然後乃降文帝慰喻之許以富貴羅睺垂泣對曰本朝淪亡臣無節可紀陛下所賜獲全為幸富貴榮祿非臣所望帝甚器之賀若弼謂曰聞公郢漢捉兵即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睺答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

可知也其年秋拜上儀同三司鼓吹送之于宅先是陳
裨將羊翔歸降使為鄉導位至開府班在羅睺上韓禽
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位在羊翔下羅睺答曰昔在
江南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匪人臣之
論禽有媿色歷幽涇二州刺史竝有能名開皇十八年
征遼東徵為水軍總管自東萊汎海趣平壤城遭風船
多漂沒無功而旋十九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從楊素
致討羅睺先登大破之進大將軍仁壽元年入為東宮

右虞候率賜爵義寧郡公轉右衛率煬帝即位授右武
候大將軍副楊素討平漢王諒進授上大將軍及陳主
卒羅暉請一臨哭帝許之衰經送至墓葬還釋服而後
入朝帝甚嘉尚之世論稱其有禮時諒餘黨據絳晉等
三州未下詔羅暉行晉絳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中
流矢卒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
飄風旋遶焉絳州長史郭雅稽首祝曰公恨小寇未平
邪尋即除殄無為戀恨是時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歎

其年七月子仲隱夢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
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
也贈柱國右翊衛大將軍諡曰壯子仲安位上開府

周法尚字德邁汝南安成人也祖靈起梁廬桂二州刺
史父炅定州刺史平北將軍法尚少果勁有風槩好讀
兵書其父卒後監定州事督父本兵數有戰功為散騎
常侍領齊昌郡事封山陰縣侯既而其兄武昌縣公法
僧代為定州刺史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言

其將反陳宣帝執禁法僧發兵欲取法尚其下將吏皆
勸之歸北法尚未決長史殷文則曰樂毅所以辭燕良
不獲已也法尚遂歸周拜開府順州刺史封歸義縣公
賜良馬五匹女妓六人綵物五百段加以金帶陳將樊
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朗詐為背已奔陳偽告
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若得軍來必無闕者猛引師
急進法尚設奇兵大敗之猛僅以身免隋文帝為丞相
司馬消難作亂陰遣上開府段珣攻圍之外無救援法

尚棄城走消難虜其母弟及家累三百人歸陳及文帝受禪拜巴州刺史破三鴟叛蠻復從柱國王誼擊走陳寇遷衡州總管改封譙郡公後上幸洛陽召之賜金鈿酒鐘一雙綵五百段良馬十五匹奴婢三百口給鼓吹一部法尚固辭上曰公有大功於國特給鼓吹者欲公卿知朕之寵公也轉黃州總管使經略江南及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隸秦孝王轉鄂州刺史遷永州總管安集嶺南仍給黃州兵三千五百人為帳內前後賞賜甚

厚轉桂州總管仍嶺南道安撫大使後數年入朝以本
官宿衛未幾桂州人李光仕反令法尚與上柱國王世
積討之法尚發嶺南兵世積徵嶺北軍俱會尹州世積
所部多遇瘴不能進頓于衛州法尚獨討之捕得其弟
光略光度追斬光仕平之仁壽中遂州獠叛復以行軍
總管討平之雋州烏蠻反詔法尚便道討擊破之軍還
檢校潞州事煬帝嗣位轉雲州刺史遷定襄太守進金
紫光祿大夫時帝幸榆林法尚朝于行宮內史令元壽

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營外請分為二十
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鈺鼓相聞
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法尚曰兵車千里動間山谷卒有
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雖有故事此取敗
道也帝不懌曰卿以為如何法尚曰請為方陣四面外
拒六宮及百官家口竝住其間若有變當頭分抗車為
壁壘重設鈎陳此與據城何異臣謂牢固萬全策也帝
曰善因拜左武衛將軍明年黔安夷向思多反殺將軍

鹿愿圖太守蕭造法尚與將軍李景分路討之法尚破
思多于清江及還從討吐谷渾別出松州道逐捕亡散
至于青海出為燉煌太守遷會寧太守遼東之役以舟
師指朝鮮道會楊玄感反與宇文述來護等破之以功
進授右光祿大夫時齊郡人王薄孟讓等為盜保長白
山法尚頻擊破之明年復臨滄海在軍遇疾卒贈武衛
大將軍諡曰僖有子六人紹範最知名

衛玄字文昇河南洛陽人也祖悅魏司農卿父擿侍中

左武衛大將軍玄少有器識周武帝在藩引為記室遷
給事上士襲爵興勢公武帝親總萬機拜益州總管長
史賜以萬釘寶帶稍遷開府儀同三司大府中大夫攝
內史事仍領京兆尹稱為強濟隋文帝作相檢校熊州
事及受禪遷淮州總管進封同軌郡公坐事免未幾拜
嵐州刺史會起長城之役詔玄監督之後為衛尉少卿
仁壽初山獠作逆以玄為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既到
官時獠攻圍太牢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羣獠曰我是刺

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汝等勿驚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歸附者十餘萬口文帝大悅賜縑二千匹除遂州總管仍令劍南安撫煬帝即位後徵為衛尉卿夷獠攀戀數十里不絕及與之決竝揮涕而去遷工部尚書後拜魏郡太守尚書如故未幾拜右候衛大將軍檢校左候衛事轉刑部尚書遼東之役檢校右禦衛大將軍帥師出增地道時諸軍多不利玄獨全衆而還拜金紫光祿大夫九年駕幸遼東使玄與代王

侑留守京師拜為京兆內史尚書如故許以便宜從事
敕代王待以師傅禮會楊玄感圍東都玄率步騎七萬
援之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夷其塋域示士卒以
必死既出潼關議者恐崤函有伏兵請於陝縣泂流東
下直趨河陽以攻其背玄曰此計非豎子所及也乃鼓
行而進既度函谷卒如所量乃遣武賁郎將張峻為疑
軍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趨城北玄感逆拒之且戰且行
屯軍金谷於軍中掃地而祭文帝曰若社稷靈長宜令

醜徒冰碎如或大運去矣幸使老臣先死詞氣激揚三
軍莫不涕咽時衆寡不敵與賊頻戰不利死傷大半玄
苦戰賊稍却進屯北芒會宇文述來護等援兵至玄感
西遁玄遣通議大夫斛斯萬善監門直閤龐玉前鋒追
之及于閩鄉與宇文述等合擊破之車駕至高陽徵詣
行在所帝勞之曰社稷臣也使朕得無西顧之憂進右
光祿大夫賜以良田甲第資物鉅萬還鎮京師帝謂曰
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

入須有兵衛坐卧恒宜自牢也今特給千兵以充侍從
與樊子盖俱賜以玉麟符以代銅獸十一年詔玄撫關
中時盜賊蜂起百姓饑饉玄竟不能救恤而官方壞亂
貨賄公行自以年老上表乞骸骨帝遣內史舍人封德
彝馳喻之曰京師國本宗廟園陵所在藉公卧以鎮之
玄乃止義師入關自知不能守憂懼稱疾不知政事城
陷歸于家義寧中卒子孝則位通事舍人兵部承務郎
卒

劉權字世略彭城豐人也祖軌齊羅州刺史權少有俠氣重然諾藏亡匿死吏不敢過門後更折節好學動循法度仕齊位行臺郎中齊亡周武帝以為假淮州刺史開皇中以車騎將軍領鄉典兵從晉王廣平陳進授開府儀同三司宋國公賀若弼甚禮之十二年拜蘇州刺史賜爵宋城縣公時江南初平權撫以恩信甚得人和煬帝嗣位拜衛尉卿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大業五年從征吐谷渾權出伊吾道逐賊至青海乘勝至伏俟城帝

復令權過曼頭赤水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留鎮
西境在邊五年諸羌懷附貢賦歲入吐谷渾餘燼遠道
道路無壅徵拜司農卿加金紫光祿大夫尋為南海太
守行至鄱陽會羣盜起不得進詔權召募討之權率兵
遇賊不戰先乘單船詣賊營說以利害羣賊感悅一時
降附帝聞而嘉之及至南海甚有異政數歲遇盜賊羣
起羣豪願推權為首權竟固守以拒之子世徹又密遣
人賫書詣權稱四方擾亂諷令舉兵權召集佐寮對斬

其使竟無異圖守之以死卒官世徹倜儻不羈頗為時人所許大業末羣雄竝起世徹所至處輒見忌多拘禁之後竟為兗州賊帥徐圓朗所殺權從叔烈字子將美容儀有器局位鷹揚郎將有子德威知名於世

李景字道興天水休官人也父超周應戎二州刺史景容貌竒偉膂力過人美鬚髯驍勇善射平齊之役頗有功授儀同三司後以平尉遲迥進位開府賜爵平寇縣公隋開皇九年以行軍總管從王世積伐陳以功進上

開府及高智慧等反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還授
鄜州刺史十七年遼東之役為馬軍總管及還配事漢
王文帝奇其壯武使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
尋從史萬歲擊突厥於太斤山別路邀賊大破之後與
上明公楊紀送義城公主於突厥至恒安遇突厥來寇
時代州總管韓洪為虜所敗景率所領數百人力戰三
日殺虜甚衆改授韓州刺史以事王故不之官仁壽中
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景發兵拒之諒頻遣劉嵩

喬鐘葵等攻之景率士卒殊死戰屢挫賊鋒司馬馮孝
慈司法參軍呂玉竝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
謀畫工拒守之術景推誠此三人無所闕預唯在閤持
重時出撫循而已及朔州總管楊義臣援兵至合擊大
破之先是府內井中甃上生花如蓮并有龍見時變為
鐵馬甲士又有神人長數丈見城下跡長四尺五寸景
問巫者巫者曰此不祥之物來食血耳景大怒推出之
旬日而兵至死者數萬景尋被徵進柱國拜右武衛大

將軍賜女樂一部加以珍物景智略非所長而忠直為
時所許帝甚信之又擊破叛蠻向思多明年擊吐谷渾
於青海破之進位光祿大夫五年車駕西巡至天水景
獻食於帝帝曰公主人也賜坐齊王暕上至隴州宮帝
將大獵景與左武衛大將軍郭衍俱有難色為入奏帝
大怒令掬之竟以坐免歲餘復位與宇文述等參掌選
舉明年攻高麗武列城破之賜爵苑丘侯八年出渾彌
道九年復出遼東及旋使景殿高麗追兵大至景擊走

之進爵滑國公楊玄感之反朝臣子弟多預焉景獨無
關涉帝曰公誠直天然我梁棟也賜以美女帝每呼李
大將軍而不名見重如此十二年帝令景營遼東戰具
於北平賜御馬一匹名師子駘于時盜賊蜂起景遂召
募以備不虞武賁郎將羅藝與景有隙誣景將反帝遣
其子慰諭曰縱人言公闕天闕據京都吾無疑也後為
高開道所圍獨守孤城士卒患脚腫死者十六七景撫
循之一無離叛遼東軍資多在其所粟帛山積景無所

私焉及帝崩於江都遼西太守鄧曷救之遂歸柳城將
還幽州遇賊見害契丹靺鞨素感其恩聞之莫不流涕
幽燕人士于今傷惜之子世謨

薛世雄字世英本河東汾陰人也其先寓居敦煌父回
字道弘仕周位涇州刺史開皇初封舞陰郡公領漕渠
監世雄兒童時與羣輩戲輒畫地為城郭令諸兒為攻
守勢不從令者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齋整其父見而
竒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家年十七從周武帝平齊以

功拜帥都督隋開皇中累遷右親衛車騎將軍煬帝嗣位為右監門郎將從征吐谷渾進位通議大夫世雄性廉慎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由是嘉之帝嘗謂羣臣曰欲舉好人諸君識否咸曰不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薛世雄羣臣皆稱善於是超拜右翊衛將軍歲餘為玉門道行軍大將軍與突厥啓人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啓人背約兵不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懼請降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東築城號新伊吾留銀青光祿大

夫王威鎮之而還進位正議大夫遼東之役為沃沮道
軍將與宇文述同敗績於平壤還次白石山為賊所圍
百餘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羸師為方陣選勁騎二
百縱擊破之而還所亡失多竟坐免明年帝復征遼東
拜右候衛將軍兵指蹋頓道軍至烏骨城會楊玄感反
班師帝至柳城以世雄為東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鎮
懷遠十年復從帝至遼東遷左禦衛大將軍仍領涿郡
留守未幾李密逼東都詔世雄率幽薊精兵將擊之次

河間營於城南竇建德率精銳數百人來襲之大敗世
雄與左右數十騎遁入河間城慙恚發病歸涿郡卒子
萬述萬淑萬鈞萬徹萬備竝以驍武知名

論曰段文振有周之日早以武毅見知隋世之初又以
幹力受委任兼文武稱為諒直其高位厚秩非虛致也
來護幼懷倜儻猛擘抑揚晚至勤王驅馳畢力樓船制
勝掃勦敵如拾遺閔鄉討亂翦克魁如摧朽位班上將
顯居大國道消遘難忠至不渝惜矣子蓋雅有幹局質

性方嚴見義而勇臨機能斷保全邦邑勤亦懋哉羅暉
忠亮之性所在稱重送往之節義感人臣死而有知乃
結草之義法尚征伐四夷亦足嘉焉文昇東都解圍頗
亦宣力西京居守政以賄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數劉權
淮楚舊族雄名早著時逢擾攘任等尉佗遂能拒子邪
言足驗誠臣之節李薛竝以驍武之用當于有事之秋
致茲富貴可謂自取時速遭躓良有命乎

北史卷七十六

北史卷七十六考證

段文振傳遂北至居延塞○遂隋書作逐

來護兒傳時智慧餘黨盛道延阻兵為亂○監本缺餘
字今從南本增入

又與蒲山公李寬討平黠歛逆黨汪文進○監本蒲作

浦黠作黠今從隋書

臣宗萬

按隋之封爵有蒲州蒲

城蒲山等號此處蒲山蓋蒲山之訛也又唐書李密

亦稱蒲山公

樊子蓋傳子蓋仕齊位東海北陳二郡太守○海隋書
作汝

劉權傳拜蘇州刺史賜爵宋城縣公○宋隋書作宗

北史卷七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四千八百八十八

史部

北史卷七十七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六十五

裴政

李諤

鮑宏

高構

榮毗

陸知命

梁毗

柳彧

趙綽

杜整

裴政字德表河間聞喜人也祖邃父之禮竝南史有傳
政幼聰明博聞強記達於從政為當世所稱仕梁以軍

功封為夷陵侯給事黃門侍郎及魏軍圍荊州政在外見獲蕭譽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不可為爾君乎爾何煩殉身於七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不然分腰領矣鎖之送至城下使謂元帝曰王僧辯聞臺城破已自為帝王琳孤弱不能復來政許之既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吾以間使被禽當以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譽怒命趣行戮蔡大業諫曰此人之望也殺之則荊州不可下因得釋會江陵平與城中朝士俱送京師周

文聞其忠授員外散騎侍郎引入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官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革漢魏之法事竝施行尋授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參定周律能飲酒至數斗不亂簿案盈几剖決如流用法寬平無有冤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又善鐘律嘗與長孫紹遠論樂事在紹遠傳隋開皇元年為率更令加上儀同三司詔與蘇威等修定律令採魏

晉刑典下至齊梁沿革輕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餘人凡疑滯不通皆取決於政進位散騎常侍轉左庶子多所匡正見稱純慤東宮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右庶子劉滎性甚專固時武職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作辭見帳未及成太子再三催促滎令元愷口奏不須造帳及奏太子問名帳安在元愷云稟承劉滎不聽造帳太子即以詰滎滎便拒諱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阿附滎者先言於太子曰政欲陷滎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

曰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
察榮位高任重縱實語元愷蓋是纖介之愆計不須諱
又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點累二人
之情理正相似元愷引左衛率崔蒨等證蒨款狀悉與
元愷符同察情既敵須以證定臣謂榮語元愷非虛太
子亦不罪榮而稱政平直政好面折人短而退無後言
時雲定興數入侍太子為竒服異器進奉後宮又緣女
寵來往無節政數切諫太子不納政謂定興曰公所為

不合禮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
願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怒以告太子太子益踈
政由是出為襄州總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奉散給寮
吏人犯罪者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
會時於衆中名出親案其罪五人處死流徙者甚衆合
境惶懾令行禁止稱為神明爾後不修囹圄殆無諍訟
卒於官著承聖實錄十卷及太子廢文帝追憶之曰向
遣裴政劉行本在共匡弼之猶應不令至此子南金位

膳部郎學涉有文藻以輕財貴義稱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博學解屬文仕齊為中書舍人有口辯每接對陳使周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諤見隋文帝有帝王志操深自結納及帝為丞相甚見親待訪以得失時兵革屢動國用虛耗諤上重穀論以諷焉帝納之及受禪歷比部考功工曹侍郎賜爵南和伯諤性公方明時務遷書侍御史上謂羣臣曰朕昔為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朕遂決意在內今此

事業諤之力也賜物二千段諤見禮教彫敝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乃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人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為孝如聞大臣之內有父祖之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引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此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衰絰強傅鈿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

沒杳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娉以得為限
無廉恥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務可移於官既不
正私何能贊務上覽而嘉之五品已上妻妾不得改醮
始於此也諤又以時文體尚輕薄流宕忘反上書曰臣
聞古先哲王之化人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慾塞其邪
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人之本詩書禮
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
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誅鐫銘皆以裒德序賢明勲

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
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彫蟲之小藝下之從上
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
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
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
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
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丩未窺六
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

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勲績指儒素
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
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捐本逐末流徧華壤遞
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浮詞遏
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播紳參廁
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竝宜實錄其年九
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推罪自是公
卿大臣咸知正道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

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大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勒有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諤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具陳其弊請加罪黜以懲風軌上以諤前後所奏頒示

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諤在職數年務存大體
不尚嚴猛由是無剛蹇之譽而潛有匡正之志邳公蘇
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業污雜非敦本之義遂
奏約遣歸農有願依舊者在所州縣錄附市籍仍撤毀
舊店竝令遠道限以時日時逢冬寒莫敢陳訴諤因別
使見其如此以農工有業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
古非同一槩即附市籍於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
容一朝而廢徒為勞擾於事非宜遂專決之竝令依舊

使還詣闕然後奏聞文帝善之曰體國之臣當如此矣
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政人夷悅服卒官四子
世子大方襲爵最有才器大業初判內史舍人次大體
大鈞竝位尚書郎

鮑宏字潤身東海郟人也父機以才學知名仕梁位書
侍御史宏七歲而孤為兄泉之所愛育年十二能屬文
嘗和湘東王繹詩繹嗟賞不已引為中記室累遷通直
散騎侍郎江陵平歸于周明帝甚禮之引為麟趾殿學

士累遷遂伯下大夫與杜子暉聘陳謀伐齊遂出兵度

江以侵齊帝嘗問宏取齊策宏以為先皇往日出師洛陽彼有其備每不克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以為上策帝從之及定山東除小御正賜爵平遙縣伯加儀同隋文帝作相奉使山南會王謙舉兵於蜀路次潼州為謙將達奚基所執逼送成都竟不屈節謙敗馳傳入京文帝嘉之賜以金帶及受禪加開府進爵為公歷利印二州刺史秩滿還京時有尉義臣者

其父崇不從尉遲迴後復與突厥戰死上嘉之將賜姓
金氏訪及羣下宏曰昔項伯不同項羽漢高賜其姓劉
氏秦貞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請賜以皇族帝曰善
因賜義臣姓楊後授均州刺史以目疾免卒于家初周
武帝敕宏修皇室譜一部分為帝緒疎屬賜姓三篇有
集十卷行於世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
工吏事仕齊歷蘭陵平原二郡太守齊滅周武帝以為

許州司馬隋文帝受禪累遷戶部侍郎時內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為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徧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也賜米百石由是知名馮翊武鄉女子焦氏既瘞又聾嫁之不售嘗樵菜於野為人所犯而有孕遂生一男年六歲莫知其姓於是申省構判曰母不能言窮究理絕案風俗

通姓有九種或氏於爵或氏於居此兒生在武鄉可以武為姓尋遷雍州司馬以明斷見稱歲餘轉吏部侍郎號為稱職復徙雍州司馬坐事左轉蓋屋令甚有能名上善之復拜雍州司馬仁壽初又為吏部侍郎以公事免煬帝立召令復位時為吏部者多以不稱去職唯構最有能名前後典選之官皆出其下時人以構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內懷方雅特為吏部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所擢用輒遣人就第問

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為文
筆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
嗟伏大業七年終于家所舉薦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
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開皇中昌黎豆盧實
為黃門侍郎稱為慎密河東裴術為右丞多所糾正河
內士變平原東方舉安定皇甫聿道俱為刑部竝執法
平允京兆韋焜為戶部郎屢進讜言南陽韓則為延州
甚有惠政此等事行遺闕皆有吏幹為當時所稱

蔡毗字子謹北平無終人也父權魏兵部尚書毗少剛鯁有局量涉獵羣言仕周位內史下士隋開皇中累遷殿內局監時以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史楊素薦毗為華州長史世號為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時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畜牧為辭

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毗獨過絕其事上聞而嘉之
賚絹百匹轉蒲州司馬漢王諒之反也河東豪傑以城
應諒刺史丘和覺變遁歸關中長史渤海高義明謂毗
曰河東國之東門若失之則為難不細城中雖復勾勾
非悉反也但收桀黠者十餘人斬之自當立定耳毗然
之義明馳馬追和將與協計至城西門為渤海所殺毗
亦被執及諒平拜書侍御史帝謂曰今日之舉馬坊之
事也無改汝心帝亦敬之毗在朝侃然正色為百寮震

憚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視事尋卒官贈鴻臚少卿
毗兄建緒性甚亮直兼有學業仕周為載師下大夫儀
同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紀三十卷建緒
與文帝有舊及為丞相加位開府拜息州刺史將之官
時帝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
耳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舉非僕
所聞帝不悅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
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

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兼始洪二州刺史俱有能
名

陸知命字仲通吳郡富春人也父教陳散騎常侍知命
性好學通識大體以貞介自持仕陳為太學博士南嶽
正及陳滅歸於家會高智慧等作亂于江左晉王廣鎮
江都以其三吳之望召令諷諭反者以功拜儀同三司
賜以田宅復用其弟恪為汧陽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
上表陳讓朝廷許之時見天下一統知命詣朝堂上表

請使高麗以宣示皇風使彼君臣面縛闕下書奏天子
異之歲餘授普寧鎮將人或言其正直者由是待詔於
御史臺煬帝嗣位拜書侍御史侃然正色為百寮所憚
帝甚敬之後坐事免歲餘復職時齊王暕頗驕縱暕近
小人知命奏劾之暕竟得罪百寮震慄遼東之役為東
暕道受降使者卒於師贈御史大夫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祖越魏涇豫洛三州刺史
邵陽縣公父茂周滄充二州刺史毗性剛蹇頗有學涉

仕周累遷布憲下大夫宣政中封易陽縣子遷武藏大
夫隋文帝受禪進爵為侯開皇初以鯁正拜書侍御史
名為稱職轉大興令遷雍州贊務毗既出憲司復典京
邑直道而行無所回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為西寧州
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
金冠以金多者為豪雋由是遞相陵辱每尋干戈邊境
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之於是置
金座側對之慟哭謂曰此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

此相滅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而善之徵為散騎常侍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之歲餘進位上開府毗見左僕射楊素貴重擅權百寮震懼恐為國患因上封事曰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蕪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姦圖四海稍虞必為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紀終傾晉祚

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帝大怒命有司禁止親自詰之極言曰素既擅權寵作威作福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蜀王罪廢之日百寮無不震悚唯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毗發言蹇蹇有誠亮之節帝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寵漸衰但素任寄隆重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懼伏有敢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毗與柳彧及尚書左丞李綱而已後上不復專委於素蓋由察毗之言煬帝即

位遷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
兵帝議免述罪毗固爭因忤旨遂令張衡代為大夫毗
憂憤卒帝令吏部尚書牛弘弔之子敬真位大理司直
時煬帝欲成光祿大夫魚俱羅罪令敬真案其獄遂希
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有疾見俱羅為祟而死

柳彧字幼文河東解人也世居襄陽父仲禮南史有傳
仲禮梁敗見囚于周復家河東彧少好學頗涉經史周
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久而出為寧州總管

掾武帝親總萬機或詣闕求試帝異之以為司武中士
轉鄭令平齊之後帝賞從官留京者不預或上表曰今
太平告始信賞宜明酬勲報勞務先有本屠城破邑出
自聖規斬將搴旗必由神略若負戈擐甲征扞劬勞至
於鎮撫國家宿衛為重俱稟成算非專己能留從事同
功勞須等於是留守竝加品級隋文帝受禪歷尚書虞
部屯田二侍郎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潁
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或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

居父之戟槩已列門外尊有厭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
豈容外門既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頰聞而歎伏後遷
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為百寮敬憚上嘉其姪直謂曰
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時
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或上表曰伏見詔書以上柱
國和干子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鐘鳴漏盡前在
趙州闇於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
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云耕當問奴織

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臨
人莅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
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干子竟
免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
之從父妹或劾之曰君明忽劬勞之痛惑嫵爾之親冒
此直衰命彼褔翟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
詩人欲其遄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棄二姓之重
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家竟坐得

罪隋承喪亂之後風俗頽壞或多所矯正上甚嘉之又見上勤於聽受百寮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曰人君出令誠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為天下以乂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此見事無大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政道無憚疲勞至乃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分夜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上覽而嘉之以其家貧敕有司與之

築宅因曰柳彧正直之士國之龜寶也其見重如此右
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寮惴惴無敢忤者嘗以少謹敕
送南臺素恃貴坐彧牀彧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
笏整容曰奉敕推公罪素遽下彧據案坐立素於庭前
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彧時方為上所信任故素未有
以中之彧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
角抵戲遞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絕之曰竊
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鳴鼓聒天

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優雜伎詭狀異形外
內共觀曾不相避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
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
起非益於化實損於人請頒天下竝即禁斷詔可其奏
是歲持節巡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史贓汙不稱職者
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之賜絹布二百匹
羶三十領拜儀同三司歲餘加員外散騎常侍仁壽初
持節巡省太原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匹或嘗得

博陵李文博所撰政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或送
之於秀秀復賜或奴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奏或以内
臣交通諸侯除名配戍懷遠鎮行達高陽有詔徵還至
晉陽遇漢王諒作亂遣使馳召或入城而諒反形已露
或入城度不得免遂詐中惡不食自稱危篤諒怒囚之
及諒敗楊素奏或心懷兩端以候事變迹雖不反心實
同逆坐徙敦煌素卒乃自申理有詔徵還卒於道有子
紹為介休令

趙綽字士倬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周初為天官府史以恭謹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為內史中士父艱去職哀毀骨立世稱其孝隋文帝為丞相知其清正引為錄事參軍遷掌朝大夫從行軍總管是云暉擊叛蠻以功拜儀同文帝受禪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歷大理正尚書都官侍郎每有奏讞正色侃然漸見禮重上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納之因謂曰若更有聞

見宜數言之遷大理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
能奪欲待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為朕特放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禪俗云利官上以為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潁將綽斬之綽曰陛下

寧可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
曰竟如何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入良久乃
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
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悉令斬之綽
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
不以臣愚闇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
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
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

訶之不肯退上遂入書侍御史柳或復上奏切諫上乃
止上以綽有誠直之心每引入閣中或遇上與皇后同
榻即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以萬計後進開府贈
其父為蔡州刺史時河東薛胄為大理卿俱名平恕然
胄斷獄以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上每謂綽曰朕於卿
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仁壽中卒官上為之流
涕中使弔祭鴻臚監護喪事二子方元襲

杜整字皇育京兆杜陵人也祖盛魏潁川太守父闕滑

州刺史整少有風槩九歲丁父憂哀毀骨立事母以孝聞及長驍勇有膂力好讀孫吳兵法魏大統末襲爵武鄉侯周文引為親信累遷儀同三司武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儀同進爵平原縣公入為勳曹中大夫隋文帝為丞相進位開府及帝受禪加上開府進封長廣郡公拜左武衛將軍開皇六年突厥犯塞詔衛王爽北伐以整為行軍總管兼元帥長史至合川無虜而還密進取陳策上善之以為行軍總管鎮襄陽卒上傷之謚曰

襄子楷嗣位開府整第肅亦有志行位北地太守

論曰大厦之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長短殊用大小異宜楛棗棟梁莫可棄也裴政李諤鮑宏高構榮毗陸知命等或文能道義或才足幹時識用顯於當年故事留於臺閣參之有隋多士取其開物成務皆廊廟之榱桷亦北辰之衆星也趙綽居大理圜圜無冤柳彘之處憲臺姦邪自肅然不畏強禦梁毗得之矣邦之司直柳彘近之矣杜整以聲績著美其有以取之

乎

北史卷七十七

北史卷七十七考證

李諤傳由是無剛蹇之譽而潛有匡正之志○之志隋書作多矣

鮑宏傳時有尉義臣者○事見隋史楊義臣傳本姓尉遲氏

榮毗傳為渤海所殺○渤海隋史作反者

梁毗傳遂希旨陷之極刑○旨監本訛皆今改從隋書柳或傳以上柱國和干子為杞州刺史○干隋書作平

揚素奏或心懷兩端以候事變○候南本作侯

趙綽傳二子方元襲○方元襲隋書作元方元襲

北史卷七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四千八百八十九

史部

北史卷七十八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六十六

張定和

張齋

麥鐵杖

沈光

權武

王仁恭

吐萬緒

董純

魚俱羅

王辯

陳稜

趙才

張定和字處謚京兆萬年人也家少貧賤有志節初為

侍官隋開皇九年平陳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
嫁時衣服定和求鬻之妻不與定和遂行以功拜儀同
賜帛千匹遂棄其妻後數以軍功加上開府驃騎將軍
從上柱國李充征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和以
草塞創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走上聞而壯之遣使賫
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進位柱國封武安縣侯賞物二
千段良馬二匹金百兩煬帝嗣位歷宜州刺史河內太
守頗有惠政遷左屯衛大將軍從帝征吐谷渾至覆袁

川時吐谷渾主與數騎遁其名王詐為渾主保車我真
山帝命定和擊之既與賊遇輕其衆少呼之令降賊不
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中流矢而斃其亞將柳武
達擊賊悉斬之帝為之流涕贈光祿大夫時舊爵例除
於是復封武安侯謚曰壯武子世立嗣尋拜光祿大夫
張奩字文懿清河東武城人也本名犯廟諱七代祖沉
石季龍末自廣陵六合度江家焉仕至桂陽太守孫朏
晉佐著作郎坐外祖楊佺期除名徙于南譙因寓居之

齋好讀兵書長於騎射尤便刀楯父雙自清河太守免歸周時鄉人郭子冀密引陳寇雙欲率子弟擊之猶豫未決齋贊成其謀竟破賊由是以勇決知名起家州主簿及隋文帝作相授丞相府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鎮江都也特敕齋從因為間諜平陳之役頗有力焉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文安縣子歲餘齋率水軍破逆賊笮子游於京口薛子建於和州徵入拜大將軍文帝命升御坐宴之謂曰卿可為朕兒朕為卿父今日聚集示

無外也後賜綠沉甲獸文具裝綺羅千匹尋從揚素征江表別破高智慧於會稽吳世華於臨海進位上大將軍歷撫濟二州刺史俱有能名開皇十八年為行軍總管從漢王諒征遼東諒軍多物故奔衆獨全帝善之仁壽中卒於潭州總管謚曰莊子孝廉

麥鐵杖始興人也貧賤少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性踈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每以漁獵為事不修生業陳大建中結聚為羣盜廣州刺史歐陽頎俘之

以獻沒為官戶配執御繖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
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劫盜旦還及牙時仍又執繖如
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
在弗之信後南徐州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矣於
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
應募賫敕而往明旦反奏事帝曰信然為盜明矣惜其
勇捷誠而釋之

闕

陳亡後徙居清流縣遇江

東反楊素遣鐵杖頭戴草束夜浮度江覘賊中消息具

知還報後復更往為賊所禽逆帥李稜縛送高智慧行
至虔亭衛者憇食哀其餒解手以給其飡鐵杖取賊刀
亂斬衛者殺之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歸素大竒之後
敘戰勲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於京師鐵杖步追之每
夜則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同三司以不識書放還
鄉里成陽公李徹稱其驍武開皇十六年徵至京師除
車騎將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即位漢
王諒反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進位柱國除萊州刺史

無莅政名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羣盜屏迹後因朝集
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曰麥豆不殊
何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時人以為敏捷尋除左屯衛
大將軍帝待之愈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
志及遼東之後請為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
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炙頰瓜蒂歆鼻療黃不差而
卧死兒女手中乎將度遼呼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
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得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

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
跳上岸與賊戰死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又亦死之左
右更無及者帝為之流涕購得其屍贈光祿大夫宿國
公諡曰武烈子孟才嗣授光祿大夫孟才二弟仲才季
才俱拜正議大夫贈鉅萬賜輜輶車給前後部羽葆
鼓吹命平壤道敗將宇文述等百餘人皆為執紼王公
以下送至郊外士雄贈左光祿大夫右屯衛將軍武強
侯諡曰剛子傑嗣金又贈右光祿大夫子善誼襲官孟

才字智稜果烈有父風帝以其死節將子恩錫殊厚拜
武賁郎及江都之難慨然有復讐志與武牙郎將錢傑
素交友二人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誠節今賊臣
弑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乃流涕
扼腕相與謀於顯福宮邀擊宇文化及事臨發陳藩之
子謙知而告之與其黨沈光俱為化及所害忠義之士
哀焉光字總持吳興人也父居道仕陳為吏部侍郎陳
滅徙家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為漢王諒府掾諒

敗除名光少驍捷善戲馬為天下之最略綜書記微有
詞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貧父兄並以傭書為事
光獨跡弛交通輕俠為京師惡少年所附人多贍遺得
以養親每致甘食美服未嘗困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
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相為
上繩諸僧驚喜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
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
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為肉飛仙大業中煬帝徵天下

驍果之士伐遼東光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
詣行在所賓客送至霸上百餘騎光酌酒誓曰是行若
不建功立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及從帝攻
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
短兵接敵殺傷十數人賊競擊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
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而異之馳召與語大悅即
日拜朝散大夫賜寶刀良馬恒置左右親顧漸密未幾
以為折衝郎將賞遇優重帝每推食解衣賜之同輩莫

比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節及江都之難潛構義勇將為帝復讐先是帝寵昵官奴名為給使宇文化及以光驍勇方任之使總統營於禁內時麥孟才錢傑等陰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又俛首事讐受其驅率何用生為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公義士也肯從我乎光泣下霑衿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僕領給使數百人並荷先帝恩今在化及內營以此復讐如鷹鷂之逐鳥雀孟才為將軍領江淮衆數千人期以營將

發時晨起襲化及光語泄陳謙告其事化及大懼曰此
麥鐵杖子也及沈光者並勇決不可當須避其鋒是夜
即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遣領兵馬逮
捕孟才光聞營內誼聲知事發不及被甲即襲化及營
空無所獲逢舍人元敏數而斬之德戡兵至四面圍合
光大呼潰圍給使齊奮斬首數十級賊皆披靡德戡輒
復遣騎翼而射之光身無介冑遇害時年二十八麾下
百人皆鬪死一無降者壯士聞之莫不為之隕涕

權武字武弄天水人也祖超魏秦州刺史父襲慶仕周
為開府時武元皇帝之為周將也與齊師戰於并州襲
慶時從被圍百餘重力戰矢盡短兵接戰殺傷甚衆刀
稍皆折脫胄擲地向賊大罵曰何不來斫頭賊遂殺之
武以忠臣子起家拜開府襲爵齊郡公武少果勁勇力
絕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
捷如此頻以軍功增邑周宣帝時拜勁捷左旅上大夫
進位上開府隋文帝為丞相引置左右平陳之後以行

軍總管從晉王出六合還拜豫州刺史以創業之舊進位大將軍檢校潭州總管其年桂州人李世賢作亂武以行軍總管與武侯大將軍虞慶則擊平之慶則以罪誅功竟不錄復還于州多造金帶遺嶺南酋領其人復答以寶物武皆納之由是致富後武晚生一子與親客宴集酒酣遂擅赦所部獄囚武常以南越邊遠政從其俗務適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當今法急官不可為上令有司案之皆驗令斬之武於獄中上書言父為武元

皇帝戰死於馬前以求哀由是除名仁壽中復拜大將軍封邑如舊未幾授太子右衛率煬帝即位拜右武衛將軍坐事免後為右屯衛大將軍坐事除名卒於家子弘

王仁恭字元實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鳳州刺史父猛鄯州刺史仁恭少剛毅修謹工騎射秦孝王引為記室後為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於靈武以功拜上開府以驃騎將軍典蜀王軍事蜀王以罪廢官屬多懼其患

上以仁恭素質直置而不問後從楊素討平漢王諒以
功進位大將軍歷呂衛二州刺史尋改為汲郡太守有
能名上徵入朝慰勉之褒賜甚厚遷信都太守汲郡吏
民扣馬號哭於道數日不得出境遼東之役以仁恭為
將軍及班師仁恭為殿遇賊敗之進左光祿大夫明年
復以軍將指扶餘道帝謂曰往者諸軍多不利公獨以
一軍破賊古人云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諸將其可任
乎今委公為前軍前後賞賚甚重仁恭遂進軍至新城

破其軍因圍之帝聞之大悅遣賜以珍物進光祿大夫
會楊玄感反其兄子武賁郎將仲伯預焉由是坐免尋
而突厥為寇詔仁恭以本官領馬邑太守其年始畢可
汗來寇馬邑復令二將勒兵南過時郡兵不滿三千仁
恭簡精銳逆擊破之并斬二將後突厥復入定襄仁恭
復大破之時天下大亂道路隔絕仁恭頗改舊節受納
貨賄又不敢輒開倉賑恤百姓其麾下校尉劉武周與
仁恭侍婢姦通恐其事泄遂害之武周於是開倉賑給

郡內皆從之自稱天子置百官轉攻傍郡

吐萬緒字長緒代郡鮮卑人也父通周郢州刺史緒少
有武略在周襲爵元壽縣公累遷大將軍小司武隋文
帝受禪拜襄州總管封穀城郡公轉青州總管頗有政
名徙朔州總管甚為北狄所憚後帝有吞陳志轉為徐
州總管令修戰具及大舉濟江緒以行軍總管與西河
紇豆陵洪景屯兵江北及陳平拜夏州總管晉王廣為
太子引為右虞候率及帝即位恐漢王諒為變拜緒晉

絳二州刺史未出關諒已舉兵詔緒從楊素擊破之拜
左武侯將軍大業初轉光祿卿賀若弼遇讒引緒為證
緒明其無罪由是免官後守東平太守帝幸江都路經
其境迎謁道傍帝命升龍舟緒因頓首謝往事帝大悅
拜金紫光祿大夫太守如故及遼東之役請為先鋒拜
左屯衛大將軍指蓋馬道及還留鎮懷遠進位左光祿
大夫時劉元進作亂攻潤州帝徵緒討之緒擊破元進
解潤州圍賊窮蹙請降元進及其偽僕射朱燮僅以身

免於陣斬其偽僕射管崇及其將軍陸顛等五千餘人
進解會稽圍元進復據建安帝令進討之緒以士卒疲
弊請息甲待來春帝不悅密求緒罪有司奏緒怯懦違
詔除名配防建安尋徵詣行在所緒鬱鬱不得志還至
永嘉發疾而卒

董純字德厚隴西成紀人祖和魏太子左衛率父昇周
柱國純少有膂力便弓馬仕周位司御上士典馭下大
夫從武帝平齊拜儀同進爵大興縣侯隋文帝受禪進

爵漢曲縣公後以軍功進位上開府開皇末以勞舊拜
左衛將軍改封順政縣公後從楊素平漢王諒以功拜
柱國進爵郡公再遷左驍衛將軍齊王暕之得罪純坐
與交通帝譴之純曰比數詣齊王者以先帝先后往在
仁壽宮置元德太子及齊王於膝上謂臣曰汝好看此
二兒勿忘吾言臣誠不敢忘先帝語時陛下亦侍先帝
側帝改容曰誠有斯旨於是捨之數日出為汶山太守
歲餘突厥寇邊轉榆林太守會彭城賊帥張大彪宗世

模等保懸薄山帝令純討破之斬萬餘級築為京觀又
破賊魏麒麟於單父及帝重征遼東復以純為彭城留
守東海賊彭孝才轉入沂水保伍不及山純擊之禽孝
才於陣車裂之時盜賊日益純雖剋捷而所在蜂起有
譖純怯懦不能平賊帝遣鎖詣東都有司見帝怒甚希
旨致純死罪竟誅

魚俱羅馮翊下邳人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聲氣雄壯言
聞數百步為大都督從晉王廣平陳以功拜開府及沈

玄愴高智慧等作亂江南楊素以俱羅壯勇請與同行
有功加開府封高唐縣公拜疊州總管以母憂去職還
至扶風會楊素將出靈州道擊突厥逢之遂與俱行及
遇賊俱羅與數騎奔擊瞋目大呼所當皆披靡以功進
位柱國拜豐州總管突厥入境輒禽斬之自是屏迹不
敢畜牧於塞下初煬帝在藩俱羅弟贊以左右從累遷
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贊凶暴令左右炙肉遇
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溫酒不適口者立斷其舌帝以

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
召俱羅責之出贊於獄令自為計贊至家飲藥而死帝
恐俱羅不安慮生邊患轉安州刺史遷趙郡太守後因
朝集至東都與將軍梁伯隱有舊數相往來又從郡多
將雜物以貢獻帝不受因遣權貴御史劾俱羅以郡將
交通內臣帝大怒與伯隱俱坐除名未幾越嵩飛山蠻
反詔俱羅白衣領將并率蜀郡都尉段鐘葵討平之大
業九年重征高麗以俱羅為碣石道軍將及還江南劉

元進作亂詔俱羅將兵向會稽諸郡逐捕之時百姓思
亂從盜如市俱羅擊賊帥朱燮管崇等戰無不捷然賊
勢浸盛敗而復聚俱羅度賊非歲月可平諸子並在京
洛又見天下漸亂終恐道路隔絕于時東都饑饉穀食
踊貴俱羅遣家僮將船米至東都糶之益市財貨潛迎
諸子朝廷微知之恐有異志案驗不得其罪帝復令大
理司直梁敬真就鎖將詣東都俱羅相表異人目有重
瞳陰為帝之所忌敬真希旨奏俱羅師徒敗衄斬東都

市家口籍沒

王辯字警略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出粟助給軍糧為假清河太守辯少習兵書尤善騎射慷慨有大志在周以軍功授帥都督仁壽中累遷車騎將軍後從楊素討平漢王諒賜爵武寧縣男累以軍功加至通議大夫尋遷武賁郎將及山東盜賊起帝引辯升御榻問以方略辯論取賊勢帝稱善曰誠如此賊不足憂於是發從行步騎三千擊敗之賜黃金二百兩勃海

賊帥高士達自號東海公衆以數萬令辯擊之屢挫其
銳帝在江都宮聞而召之及見禮賜甚厚復令往信都
經略士達復戰破之優詔褒顯時賊帥郝孝德孫宣雅
時季康竇建德魏刁兒等往往屯聚大者十數萬小者
數千寇掠河北辯擊之所向皆捷及翟讓寇徐豫辯頻
擊走之讓尋與李密屯據洛口倉辯與王世充討密阻
洛水相持經年辯攻敗密乘勝將入城世充不知恐將
士勞倦鳴角收兵翻為密徒所乘官軍大潰不可救止

辯至洛水橋已壞遂涉水至中流為溺人所引墜馬竟溺死三軍莫不痛惜之時有河南斛斯萬善驍勇果毅與辯齊名從衛玄討楊玄感萬善與數騎追及之玄感窘迫自殺由是知名拜武賁郎將突厥始畢之圍鴈門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由是突厥莫敢逼城十許日竟退萬善力也後頻討羣盜累功至將軍又有將軍鹿愿范貴馮孝慈俱為將帥數從征伐並有名於世事皆亡失故史官闕云

陳稜字長威廬江襄安人也祖碩以漁釣自給父峴少
驍勇事章大寶為帳內部曲告大寶反授譙州刺史陳
滅廢於家高智慧汪文進反廬江豪傑亦舉兵相應以
峴舊將共推為主峴欲拒之稜謂峴曰衆亂既作拒之
禍且及已不如偽從別為後計峴然之後潛使稜至柱
國李徹所請為內應徹上其事拜上大將軍宣州刺史
封譙郡公詔徹應接之徹軍未至謀泄為其黨所殺稜
僅以獲免上以其父之故拜開府尋領鄉兵大業三年

拜武賁郎將後與朝請大夫張鎮周自義安汎海擊琉
球國月餘而至琉球人初見船艦以為商旅往往詣軍
貿易稜率衆登岸遣鎮周為先鋒其主歡斯渴刺兜遣
兵拒戰鎮周頻破之稜進至低沒擅洞其小王歡斯老
模拒戰稜敗之斬老模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
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霽分為五軍趣其都邑乘勝逐
北至其柵破之斬渴刺兜獲其子島槌虜男女數千而
歸帝大悅加稜右光祿大夫鎮周金紫光祿大夫遼東

之後以宿衛遷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稜為東萊留守楊玄感反稜擊平黎陽斬玄感所署刺史元務本尋奉詔於江南營戰艦至彭城賊帥孟讓據梁都宮阻淮為固稜潛於下流而濟至江都襲破讓以功進位光祿大夫賜爵信安侯後帝幸江都宮俄而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帝遣稜擊之往見剋捷超拜右禦衛將軍復度清江擊宣城賊俄而帝以弒崩宇文化及引軍北上召稜守江都稜集眾縞素為

煬帝發喪備儀衛改葬於吳公臺下哀杖送喪慟感行路論者深義之稜後為李子通所陷奔杜伏威伏威忌而害之

趙才字孝才張掖酒泉人也祖隗魏銀青光祿大夫樂浪太守父壽周順政太守才少驍武便弓馬性麤悍無威儀仕周為輿正上士隋文帝受禪以軍功至上儀同後配事晉王為右虞候率煬帝即位轉左備身驃騎右驍衛將軍帝以才藩邸舊臣漸見親待才亦恪勤匪懈

所在有聲轉右候衛將軍從征吐谷渾以為行軍總管
率衛尉卿劉權兵部侍郎明雅等出合河道破賊以功
進金紫光祿大夫及遼東之後再出碣石道再遷右候
衛大將軍時帝每事巡幸才恒為斥候肅遏姦非無所
迴避在途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才輒醜言大罵多所
援及時人雖患其不遜然才守正無如之何十一年帝
將幸江都才見四海土崩諫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
以才屬吏旬日乃出之遂幸江都待遇逾昵時江都糧

盡內史侍郎虞世基祕書監袁充等多勸帝幸丹楊才
極陳入京策世基極言度江便帝無言才與世基相忿
而出宇文化及弒逆之際才時在苑北化及遣驍果席
德方執之謂曰今日之事祇得如此才默然不對化及
忿才無言將殺之三日乃釋以本官從事鬱鬱不得志
才嘗對化及宴請勸其同謀逆者十八人楊士覽等酒
化及許之才執盃曰十八人止可一度作勿復餘處更
為諸人默然不對行止聊城遇疾俄而化及為竇建德

所破才復見虜心彌不平數日而卒仁壽大業間有蘭
興洛賀蘭蕃俱為武侯將軍剛嚴正直不避強禦咸以
稱職知名

論曰虎嘯風生龍騰雲起英賢奮發亦各因時張定和
張齋麥鐵杖皆一時壯士而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
亦安知有鴻鵠志哉終能振拔汙泥申其力用符馬革
之願快生平之心得丈夫之節矣孟才錢傑沈光等感
懷恩舊臨難忘身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稱矣權武素

無行檢不拘刑憲終取黜辱不亦宜哉仁恭武毅見知
文以取達初在汲郡清能可紀後居馬邑貪愾而亡鮮
克有終斯言乃驗吐萬緒董純以萑蒲不翦遽嬰罪戮
大業之季盜可盡乎俱羅欲加之罪非其咎釁王辯殞
身勅敵志在勤王陳稜縞素發喪哀感行路義之所動
固已深乎趙才雖人而無儀志在強直拒世基之誦可
謂不苟同矣

北史卷七十八

北史卷七十八考證

張定和傳妻不與○隋書作妻靳固不與

張奩傳河東武城人也○隋書自云清河人也

周時鄉人郭子冀密引陳寇○冀隋書作翼

麥鐵杖傳誠而釋之闕五字○隋書亦無此五字故不

可考

光字總持○隋書沈光自為傳

父居道○居隋書作君

光獨跣弛○弛隋書作跣

權武傳其人復答以寶物武皆納之○監本缺復字今
從南本增入

魚俱羅傳并率蜀郡都尉段鐘葵討平之○鐘隋書作

鍾

陳稜傳祖碩以漁釣自給○釣監本訛鈞今改正
父峴少驍勇○少監本訛必今改正

北史卷七十八考證

謹案卷七十六第五頁前五行宇文忻賀若弼等

刊本字訛字今改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舉人臣史殿崇